

集部

盧溪文集卷四十四　　宋　王庭珪　撰

墓誌

故右奉直大夫康公墓誌銘

康氏世為開封祥符人公諱㬊字南仲性孝謹通練時務能談當時事冗穴弊源皆有本末故入仕以來所至有聲初以蔭補太廟齋郎授將仕郎衛州新鄉縣尉當塗文薦陞從事郎又陞儒林郎監定州北嶽廟改宣德

郎監在京廣衍倉爲博州司錄知興仁府南華縣監左右騏驥院草塲靖康改元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除開封府戸曹將擢用矣是歲金人再犯東京公攜家自圍城中出望江淮南走冒百死求一活而不自保也會張丞相召入相遇入建康論時事知其材可用既拜相除公知德慶府德慶所隸止兩邑賦入無贏餘改陞藩府之後前政輒會肇慶例百色皆增於他州至是財用頻窘公究其弊曰元不曾申明朝省一切當如舊月給減

省宜自太守始由是財用僅足而官吏請給亦不闕人皆難之劇賊賂科起湖湘擾二廣將犯德慶去城十餘里列寨城中恟恟咸請避賊公曰我非不知驅羸卒守不可恃之城以當倉惶蠭起之賊勝負未可必但守吾城不可以去乃率州兵保甲登城列旗幟以俟賊鬪鼓聲謂城中有備一夕引去州人德之繪公像于家示不忘也自德慶罷歸年未六十不復仕宦卜築廬陵閑居二十六年以某年某月某日無疾危坐而化享年八十有

二官至右奉直大夫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公曾祖諱九齡故東頭供奉官祖諱湙故贈通直郎父繼隆故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母趙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公娶胡氏次董氏次謝氏次嚴氏次董氏皆封宜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曰行簡早卒曰光祿右廸功郎連州司法參軍知書能文卒于官舍次曰照祖前潭州善化縣主簿女二人長適進士李元卿先卒次適進士曾昀孫三人寧之慶之皆將仕郎永之以

公致仕恩澤奏未下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廬陵縣儒行鄉青湖山之原右奉直大夫謝公鐸與公同辛苦渡江知公為最詳以狀來求銘序而銘之曰

公材足以經世未始出而自媒守孤城於海嶠當兇寇之猝來驅羸卒以捍敵志臨危而不回賊亦引退城亦不頹迨今無有知公者余謂世之君子非特不能知知亦不能用用亦不能盡其材作此銘詩以寫其哀

故左朝奉郎前知潯州董公墓誌銘

董氏於吉州為顯姓世居永豐縣其族繁衍時有聞人
公之曾祖諱洙擢進士第為桂州觀察推官祖諱師範
右朝奉郎考諱唐贈右中奉大夫公諱觀字坦叔幼孤
能致其孝於母稍長慨然有志於學欲自奮以榮其親
棄貲産勿問委昆弟以養母年未冠藐然孤童徒步入
東京聞有太學者近天子之居天下豪英俊傑鼓篋其
中公一試而入焉時方重經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旨
於文字之外學成嘗與大學薦名會三舍法徧行海內

太學生悉歸本郡從里選以興於學公復以鄉舉貢于禮部試不得志自是以經術教導鄉閭族人子弟皆從之遊有以文章廷試魁天下士為狀元不數年遂忝大政者亦公之姪也可謂盛矣宣和甲辰公始登進士第調舒之太湖尉值丁進之亂官吏皆避匿公獨陳討賊之策於提點刑獄馬公勒弓手與州兵會卒殺丁進馬公上其狀以功循文林郎又改宣義郎秩滿道中復聞李成鈔刼行旅百姓奔亡至江不得渡公告急於彭澤

令得舟以濟復回舟渡弃亡者渡絶而賊旗至人咸以再生德之後知南安軍南康縣臨江軍新淦丞以朝奉郎知潯州所至皆有治績潯州罷歸築室郡城之東有江山之樂不復出仕遂致其政以終老焉公雖不大顯用於時退居江上猶二十年未嘗一日慼慼于懷遇今上即位轉朝請郎賜紫金魚袋享安佚之榮亦人生之所難得也壽八十有六忽呼兒孫如平時訓以勿負墮即奄忽而終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初娶曾氏再

娶許氏子男二人皆曾氏所生長曰逢吉早亡次曰膺右從事郎知融州融水縣女一人嫁進士曾彌高孫五人長曰伯璋逢吉子也次曰聘曰珏曰瓌曾孫八人大猷大雅大節大亨大受大任大成大明是歲閏月九日葬公于新淦縣揚名鄉慕善里今剛山之原其孤以興化太守張景純狀公之行事來乞銘銘曰

公以孤藐振拔崎嶇徒步千里登名天衢初仕得尉邑當太湖大盜猝起官僚四逋公獨建議卒擒凶渠有材

如此未盡發舒時莫能用宜有後歟

故縣尉劉公墓誌銘

君劉氏諱彦弼字英臣世家安福之北四十里曰東岡蓋古毛亭之地王烈之安成記厥稻馨香飯如凝脂即此毛亭也故其俗貴重農桑不趨末業君自高曾以來家已富殖而好施然為士者尚微至大父時始置屋延納鄉里宿儒使子弟擇術受業由是東岡之劉彬彬然多儒其家矣君考諱昱尤能捐金帛買書至萬卷君自

少强敏能讀其書長而才具秀發亹亹有聞于人建炎初江湖盜起余避亂山中君亦槖其書以相從倉惶轉徙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於是益知君才行為詳與兄之子蘋同室廬無異殖僅三年矣如其父不没鄉閭以為難兵興歲荐饑人方閉庾廩乘民之急君獨先時平其直出之價卒不踴歲歲如是遠近德之性和樂喜賓客居家與待交游終日不見惰容尤能振人之窮急君之居鄉大率如此士大夫識之者皆知其有學問獨恨其

平生以貲蓋其才故不能顯大丞相朱公以軍興制置江南君因補右廸功郎有薦其才用權新淦縣尉提點江淮荆浙等路鑄錢向公行之直秘閣知道州向公宣卿兩公皆一時顯人咸羣薦之未及行君已得痼疾紹興十二年九月二日終于家年五十有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清化鄉鴨遊原娶王氏男一人庭堅初業進士是年與兄之孫暕俱以外姻故丞相吳公遺表授承信郎女一人余之子曰頔其壻也庭堅以君從余遊最久

且有姻婭泣請掇其事誌之誌成人以爲無溢詞迺使刻而措諸墓中復銘之曰

士生一世兮或不遇時善積一身兮人或不知人不知兮天知之唯天知兮必報施

故彭夫人墓誌銘

廬陵段允喪其母三年厄困不能舉挾書冊走四方爲旅人欲盡力致其孝以葬紹興十四年正月抵廬溪狀其母以告曰葬有日矣卜以三月壬申作馬鬣于儒行

鄉樟山之岡求文以銘其壙余嘗與段之父元游並美
學校又及識其大父承議公因以知夫人之賢是宜允
之來請也夫人彭氏世為廬陵人曾祖太常博士諱齊
以文章名播海內一時公卿傾慕之至今士大夫猶能
誦大博之文至於醉墨戲藁時見於野史小說則其魁
豪風味可以槩見也祖諱說不仕父諱闢明復能文辭
終於廣州觀察推官與承議公同州里相好又同登元
祐六年進士第故夫人得歸于段氏夫人生名儒家涉

獵書傳知以禮義自飭事其親以孝聞至為段氏之婦事舅姑如事其親承議公與賔客燕談夫人治酒食咄諾而具其夫字元美力學淹貫羣書取官不得志夫人導以泉石之樂卒能使承議公日與客飲酒而忘其家之貧又使其夫不以得失累其心而終身不戚戚者實有助焉元美先七年而卒其家益窶夫人閨屏蕭然聞其子讀書夜寒聲出金石則喜曰我幼聞先大博微時如此故用以起家於是夫人又能使其子甘寒餓不以

貧富動其心而得自强於學問至於有立者歟今之為士而不能安貧苟冒寵祿失其守者多矣幽閨婦人能為士君子之所難是其為德豈不侈大矣哉夫人生三子長曰允有才行鄉舉異等次曰雍亦好學幼曰亶柴毀而卒女二人長適進士蕭安行亦以聞訃大慟而卒幼已先夭孫男曰𧦝孫女二人皆幼夫人享年五十有八死之日實紹興辛酉四月二十八也吾既許叚子以銘而序其事乃銘之曰

婦德非耀閲于閨門能談詩禮乃大其傳亦既有子而又有文升于州里頭角嶄然人不稱其子而賢其母謂真彭大博之孫

故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吉州安福縣老儒王遵道諱行己之女遵道業進士有聞于州里初以詩禮論語等書自教夫人讀數過輙成誦耳聞目染不待勤苦而成字畫亦工故人蕭公敞素善書見夫人垂髫時學書驚曰此女可教因

授以筆法由是書益好遵道愛之爲選壻得同邑劉戶曹邦傑之子大虛名敦實未冠以文行知名夫人年十九歸之逮事舅姑內外歡忻無一異言舅姑稱之未嘗有一日不滿之色又能以順相其夫處其家以勤儉至於奉賔客車馬驟至則傾匳中物無吝情戶曹公初爲明州奉化主簿夫人長子曰思文始就外學日誦千言夫人夜具短檠手自縫紉而勉之誦聲琅然響徹鄰壁縣僚聞而歎羨常語于家以激勵其子弟而稱夫人之

賢也夫人生三子曰思文兩貢于禮部曰思問思謙皆
俊而有立女五人適士人周郁段徽柔伍稷臣朱侯度
將仕郎李翀孫男十人作肅九垓作乂作哲作謀九疇
九叙九德九扆九齡女九人曾孫男六人女四人大虛
夙富學問而不樂進取二親既沒年尚强不復掉鞅於
場屋益讀書為文以自喜夫人雖好學然知古今而識
道理視榮利亦泊如也大虛嘗言吾得老於邱園以樂
其生不以富貴得失動其心者吾妻實有助焉夫人能

為小詩大虛未嘗以示人獨於余厚善時得觀之其意亦謂此非婦人女子之所當急詩一傳於人則爭相騰播卒掩其内行然以婦人之知書識翰墨又以教其子孫非賢能若是乎余觀夫人子孫滿門皆穎秀而能屬文固已知異日劉氏之後必有興者寧遠縣丞江致堯叙夫人之行來請銘每以賢婦稱之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以乾道乙酉八月微疾忽呼兒孫環立左右戒以孝弟輯睦勿墮家訓語畢而終實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

以丁亥十月丙午葬于安福鄉焦坑之原銘曰

婦德之賢非暴于外良史不書惟銘可載行稱于鄉歸

宜其良階庭競秀蘭馨玉光他年駟馬車煌煌生不及

享後嗌昌

盧溪文集卷四十四

盧溪文集卷四十五

宋　王庭珪　撰

墓誌

故左朝奉郎劉公墓誌銘

劉氏世家安福縣即古安成郡也自宋彭城王義康廢徙安成郡因家于郡之西隅其族至今猶繁也五代之亂所在盜起有劉德言者率遊手之民團聚為鄉兵以捍閭里事平以其兵歸朝聽命埶祖嘉之以兵屬諸將

以文官賜德言終于水部員外郎自水部八世而生朝奉諱安世字世臣幼敏悟自知力學時從祖諱溥方以能文博古為世名儒晚年魁天下特奏名每見世臣之文曰汝方髫齔文已可觀恨吾不見其成耳由是舉族儒業皆從祖與世臣淵源所自也世臣自負其材謂科名可必取每遇取士之歲多士咸集紆侈袂曳方履望棘門將鼓篋而入輒以近親朞服阻不得試凡如是阻試者連更六次豈天付之才而阨其早達非命也夫紹

興十四年始獲就試是歲掉鞅者五千人以君為榜首十七年又以第四人薦說者謂北斗第一至第四為魁星君平生未嘗遭黜落纔兩試而兩魁多士其材不可敵也明年登進士第授岳州司戶參軍獄有野夫傭僱於大姓家父病乞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其家誣以盜物而去獄已具君爭之曰奴以孝而省父病乃誣以為盜衆服其說而釋之郡丞以財用不足為名議減將校月支諸軍日守司戶之門且譁州民大恐君曰給納

吾職非丞事也亟發錢給之無一人敢呌譊者郡丞初怒君至是反自愧作詩以贈君而稱其材後為永州教授適丞相張魏公徙居是邦今侍郎王公宣子綰銅虎符二公皆注意延譽之迨魏公再用欲薦之而以讒去君亦抱疾求退矣秩滿改宣教郎知贑州雩都縣邑大而俗獷有大駔孫氏鍾氏為害異時為縣者莫敢輒呵君首窮治此二人而枘其根芽三年遂以無事君素有微疾當此冗劇病益增大守為丐祠祿以歸轉朝奉郎

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父思贈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彭氏封孺人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皆業進士能文詞格非奏補將仕郎女二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錄事參軍實依君之考臨終以諸子皆早亡婚嫁未畢為憂君泣曰安世任此責願無憂厥後聚諸孤同居貲産秋毫無私諸孤婚嫁了方及己子孫遠近聞風負笈而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其學以明道通經為主不專傳註世俗之文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

解二十卷藏于家遺命不得以佛事薦享葢平生所不喜也將以乾道六年十月庚申葬君于循化鄉封紫嶺之原其孤擕奉新宰楊廷秀所撰行狀來請銘廷秀名萬里自幼執經帳下學成即登第益能為文以顯於時不忘師學嘗言張魏公丞相為侍郎張子韶服友之服今侍讀胡公為清節先生蕭子荆服師之服萬里今亦為劉先生制服先期門弟劉承弼復與衆私謚曰清純先生嗚呼師弟子朋友之道廢久矣忽見此舉可以興

古禮振頽俗遂併書于石銘曰

世有通儒清純靜默不求人知名自赫奕挾藝射策每發中的三歷州縣洗手就職宰臣欲薦命制其力考其平生勒銘于石

故孔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孔氏世居臨江軍之新淦其族甚大不知其所以徙異時經甫伯仲以文章居顯位名重天下世號清江三孔遂為一世名門士大夫偉其望而爭與為婚逮崇

寧鈎黨之說起取元祐以來名卿才士悉陷黨中皆一時俊異也於是三孔散徙不敢以譜系自矜唯夫人父俊民實其近屬為潭州湘鄉縣尉與廬陵郭氏接境壤知郭氏世業儒有字君建者名播州里遂以其女歸其子景闓焉景闓既筮仕監戸部酒庫獲轉運司文解夫人年二十三歸之入門而少長相慶喜其有孔氏家法而無孔氏閥閱氣其祖姑老至百歲封孺人夫人事之積年不見有尚慢之容事姑尤謹上下戚踈靡不愉悅

景聞所居當新淦舟車之衝故人賓客日至夫人家為
具酒食咄諾而集曰此吾職也雖賣匳中物亦當為之
景聞初為某州稅官懼瘴煙不敢携家屬夫人生三子
長曰仔已能立次曰份未冠夫人日遣從師問學夜則
燭短檠置座隅聽其誦書份亦穎然異於常兒自知刻
苦磨礪以成其材景聞罷官歸是歲科場份已預鄉薦
景聞亦驚歎息閭里識之者尚少明年試禮部遂登第
歸榮其親於是人始知其材而翕然稱譽之且歎古之

所謂賢母者於夫人皆可考也自出官堂除三郡教授改宣教郎才譽寖聞于時矣幼子偉早夭女二人長適李揚次適鄉貢進士羅全德孫男五人杞梓椿柟樞夫人以紹興辛巳七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六十有七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新淦疇陂之原左朝散郎通判贛州羅欽若敘夫人之行狀其孤又以景閶之命來請銘為之銘曰

孔氏崛起震驚南斗一時聲名風生雷吼江西氏族無

出其右夫人在室世習熏𢇁求宜其家為婦為母以義教子磨光刮垢梯雲取官如探懷袖夫人之禜尚攷于後

故劉推官墓誌銘

劉氏得姓遠矣而君諱洽字百禮世為吉州安福人余幼從鄉先生劉公濟考其譜系之所自出與鄭明叔內翰嘗誌劉氏之墓皆云晉安成太守遐之後公濟以文行為鄉里儒宗晚以特奏廷試為第一厥後諸劉益蕃

行郴郴多文學之士君最後出尤警悟絶人讀書不常勤忽一日閉戸經月不出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比他人窮年盡氣勞苦而不得須臾息者力常有餘會新法更用詩賦老師宿儒既殁士皆病之君獨操筆如素習精深律切得唐以來作者之闕　由是聲動場屋三擬鄉舉皆逆中遂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柳州推官適太守以墨敗經略府欲選能吏以撫摩其民而部使者咸以君為能遂綰銅虎攝州事踰一年先是郡有大姓

以賄亂政姦胥舞文廢法又承創弊之餘大獄方興追繫接踵于道君辯其誣枉者湔滌之數日之間犴室幾空老姦大姓縮頸遁逃柳素僻陋庠序隳廢君為興學日延諸生登堂誦說於是州之秀民輻湊襃衣博帶如齊魯焉轉運使李公紹祖尤加識拔奏辟為屬官成命下而君已病時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柳州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二祖諱質父諱開皆隱於閭里子男五人曰杞力學有父風餘尚幼有詩賦論雜文十卷

號青錢集藏于家君平生倜儻不事細謹無貴賤皆與之遊至當官臨事剛果有不可回者嶠南吏習尚玩驟見君所為往往犀嘲而飛謗部使者久而卒知其賢交章薦于朝唯壽不究其材使天假之年當有著見以自顯榮於世其孤卜以明年十一月丙辰葬于安福縣西萬石塘之原泣叙君之始末以君為余門下士來請銘不可不銘也乃為之銘曰

得官南走梲榔林忽從青霄墮嶇崟驥行萬里馳駸駸

出門折軸理莫尋乘風破浪違初心雲帆方張落蹄涔

為銘子墓誰知音萬里山高與水深

故桂嶺劉府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章字微之廬陵宿學老儒也為人倜儻善

談前世治亂其國家所以存亡興衰勝敗所繫抵掌雍

容一座盡傾莫能與之抗其於書無所不讀而名動場

屋後進慕之出其帳下者皆嶄然而有聞少年時與上

計吏偕至京師試不得意乃上書言治亂之事不顧忌

權貴久之會蔡氏用事變更治令取當世宿望大臣嘗有功而不附己者籍其名謂之姦黨士人上書不合意者籍為邪黨而君之名在焉天下義士歎息號黨籍為仙籍以其所籍皆賢者也乃知賢者所得之禍反以為榮耶君坐是不得預三舍考選宣和三年始以免解登第調賔州上林丞會村民有告鄰婦殺其妻者君適權尉事驗視以為非太守怒欲按之君爭不已忽遇赦兩釋之由是太守始知君之賢與諸司交薦之關陞從事郎

就移賀州桂嶺縣令秩滿以疾終于容州建炎己酉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君初娶歐陽氏再娶敖氏子三人長曰德驥次曰德麟幼曰德象德驥德象同登建炎二年進士第德麟嘗以才武舉至行在德象以宣義郎終于廣州教授德驥朝奉郎通判欽州罷始扶君之柩歸廬陵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之原未幾德驥亦卒以治命屬其子某使來請銘不可不銘銘曰奮身業儒崛起蓬藋晚始登科誰識此老十年之間復

見二妙三折蟾枝宜大顯耀胡嗇其年歿于嶺徼歸藏
故鄉勒銘以詔

故呂氏宜人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前通判吉州軍州事趙公名伯璋之宜人
呂氏世居衛州之新鄉譜系所自時有闕人贈金紫光
祿大夫諱持者皇曾祖也登封縣長官諱覺者皇祖也
朝請郎通判忻州州諱撫黨者皇考也長官有女弟適王
氏是為顯恭皇后之外舅宜人視后為表姑后愛其慧

淑欲留宫中以候其長宜人性冲淡不樂也然呂氏因之門戶浸顯公卿貴人走幣求婚於呂氏者袂相屬于道呂氏獨欲擇對於士人中會三舍法初興通判公纔冠屨中高等馳聲庠序閭呂公初見以為國器遂許以歸焉宜人雖生於大族德性柔淑樂勤儉能以法度自飭於閨閫上承下順無纖芥不滿其意諸呂南渡困厄不能自救者悉力賙之無少靳方少年時以閫内事自任而勉其夫以學遂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由是仕宦四

十餘年所至有聲實有助焉先任興仁府幕官適軍興
當干戈之衝遣家屬奉太夫人版輿避地于壽春太夫
人欲留宜人於興仁宜人泣請侍行太夫人道中感疾
朝夕卧起飲食醫藥獨宜人服勤左右不見惰容太夫
人稱其孝謹後太夫人去世奉几筵如事其生此雖婦
人女子之所當為然而近世或以為難宜人子男五人
曰師韓補將闕　女一人初適右從政郎梁杲
任闕　適右直郎廣州僉判李琥梁氏三子

曰公鼎公彌公偉歸于趙氏宜人撫之如已子與師韓
同就學人不知其爲甥也孫女一人曰嚴娘尚幼紹興
二十六年通判公監吉州秋試鎖院宜人與兒婦讌飲
話平生若遺訓者至夜深無病沐浴而亡八月二十六
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卜以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葬
于吉州安福縣新樂鄉嘉林大塘岡之原銘曰
呂所自出原于齊姻聯戚里門寖輝不顧缺學八姨
獨適賢士得所歸良人弱冠名四馳早穿月脇攀桂枝

江淮所至爲吏師夫人端能助設施家聲千載尚可稽

盧溪今作幽堂詩

盧溪文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盧溪文集 卷四十六至五十 脱稾 附録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胡澄

盧溪文集卷四十六　　宋　王庭珪　撰

墓誌

故保義郎劉君墓誌銘

君諱冀字堯京姓劉氏世居吉州之安福其為人倜儻簡易不為小謹喜振人之急於財物無所顧計大抵重信義凡與之遊者久而益親莫不稱其賢曾祖諱泳祖諱昱父諱彥直累世以好善聞於鄉里自曾祖以來始

𥘉書館延師儒教子弟買書至萬卷君幼孤與叔彦弼皆穎悟同時試入縣學升于頖宮試藝日有聞明年叔升補内舍勢不可已君忽念母與祖母年高遂棄其籍以歸使二老人安於寢膳無戚戚不滿之意叔亦盡以家事委焉由是家産日益豐父殁與叔同居四十年無異殖里人欽慕之紹興丙辰歲大旱米斗千錢君先傾廩下其值不增遠近頼以活者萬計或貸而不能償君絶口不復問父老至今猶能言也君之所居當吉袁之衝

徑路也方艱難時東北士大夫奔荆湖交廣者必取道
于是忽盜賊並作持白刃突出草間闌官道刼行旅者
所在蠭起君柵草屋於山間延北方流落之客贍以芻
粟經年賊平乃得行後有去為顯官者君初實不知亦
未嘗自言會前靖康宰相吳公來長沙聞北客談君之
美使人招置見君貌壯偉欲留君幕中補以官君不願
就乃薦其子暕與叔之子庭堅留吳公門下未幾吳公
罷去卒以遺表恩澤奏二子豈偶然哉君娶同邑朱氏

子男四人長曰文炳早卒次曰暕曰昉曰曄皆業進士暕今為保義郎前撫州臨川金谿縣廵檢君常勉以學問俾換文資暕亦自力獲江西轉運司文解未第上官諸司咸知其才多薦之不槩以武弁遇也女三人適李震亨王諲戴恕行皆進士也孫男三人孫女六人君得疾數年猶健飲紹興辛巳正旦日衣冠坐堂上與親族相慶至暮飲酒如常明晨奄忽而化享年八十有七先是紹興二十九年上以東朝壽考霈澤天下君以年踰八

十特封保義郎致仕人咸謂君生平為善雖增廣田業未嘗有一毫欺於人與夫近世兼幷之家挾市道乘人之急而賤取之所以驟興驟衰者異宜其天假以耉壽暮年復享官爵以勸鄉閭之為善者歟諸孤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君於清化鄉忠孝里書院之原異時永新劉楚公嘉祐間賢宰相也永豐董侍御元符間名御史布衣時嘗讀書于此鄉人榮之名其處為書院每每遊息其間而想見其人今陰陽家以為吉地遂葬焉暕

來求銘為之銘曰

急於好義良獨難望之魁然偉衣冠無心梯雲登廣寒

天子壽考仍賜官佳城鬱鬱山四環前賢讀書山水間

石上猶餘屐齒斑埋玉於此萬世安

故左奉議郎劉君墓誌銘

吾邑鄉貢進士劉承弼書其叔左奉議郎諱庭直字諤

卿之行狀世次來請銘曰劉氏故家宜春自七世祖豐

城府君徙居安福豐城博學善屬文嘗有文集行於世

其後未有顯者君之曾祖璣祖知復皆隱居至父仕先家益富饒始置書館教書聚書至萬卷日延四方賢士以故諸子交游日廣而學日新紹興初以詞賦取士君與兄禹錫尤勤敏自礪數月之間已嶄然有能賦聲是歲君幾中魁選禹錫亦同貢于禮部明年禹錫登第厥後選舉兼試經義君復以詩學被薦明年亦登第以歸鄉人榮之調鄂州司戶鄂於荆湖號㩀劇屯兵數萬司戶掌軍食無一人吽訟者大將頗驕肆以疑似之獄屬

州院官使咸欲迎合其意君獨執不從於是人始知君剛而有守轉從事郎為鼎州武陵縣丞舊無丞廳君始創立前隔永泰渠因建大橋於其上州人皆便之未幾甘露降于後圃海棠之上太守蘇公籍見而喜之移植於新堂之南牓曰瑞露棠會教官陳元裕被召君典教事踰年講訓有方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國子祭酒楊公椿列薦于朝改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未赴而君已病轉奉議郎致仕紹興三十年八月一日終于家君負

材見知於當途方將顯榮於時而天嗇其壽悲夫君初娶伍氏蚤亡再娶向氏文簡公之後也男三人宏中處中德中女二人家有文集二十卷又作易集傳未成而歿紹興三十有二年十二月甲申葬于清化鄉黃田廟坑之原盧溪王某為之銘曰

一門丹桂起于白屋將大其家宜享豐福車行萬里出門折軸萬斛之舟望涯而覆君材亦然未究所藴誰其尸之理必有復階庭芬馨尚多蘭玉

故弟才臣墓誌銘

庭璋字才臣安成王庭珪民瞻弟也幼慱敏孝悌發於天性胸次明白尚氣節自宗族閭里及其所嘗與遊之人寄託以事雖蹈白刃不移蓋如古之立名義不侵然諾者也室中空虛而常假貸以赴人之急人見之外多事而中泊然實與事闊也少年在庠序其志亦軒然欲有為於世會某登第得官湖南當宣和天下極盛之時見公卿大臣其語偷知其將亂棄官而歸庭璋亦即日

褫舉子服芒鞋竹杖相從於寂寞之濵為余藝修竹結茅堂草菴盧溪之上藏書數千卷彈琴賦詩日哦其間自先人捐館三十餘年共甘苦同衣爨雖倉猝離亂之間相扶扶轉從未嘗一日失也某不能治生身口所須悉傾給于弟而庭璋每視余意之所欲為雖甚勞窘不輒亂家事無細碎必身臨之曰不以累吾兄由是某益得放志烟霞之外支頤散髮而無朝夕之憂也近世風俗壞士或親在而異殖爭不平僅如毛髮比而訟鬬于

庭者於是鄉黨鄰里聚而言曰昔魯俗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蓋聖人惡風俗之漸靡於此之時能以一槩自脩於其鄉者猶可掇而書之唐人或有取於閭巷刺草之民況嘗為諸生而人多識之者哉於是從鄉黨鄰里之言而書之嗚呼天固奪余之助使是子也不克延于上壽歲止五十六以疾終于家紹興十一年五月己未也娶劉氏男二人曰穎曰顗皆力學女一人歸于進士劉翼卜以是年十月甲子葬于安福縣東郊從先

夫人之兆也某復繄之以銘而為書之銘曰

廬泉之南秀嶺之西各一牛眠馬鬣封之

故弟漢臣墓誌

庭珍字漢臣先君居安福之連嶺生十日而從先君徙居城南稍長與羣從同學于里中志獨軒然不喜齪齪為章句書生歲升于州益不樂欲假他技以自振立乃益治産趨權變以故貲獨饒交四方賓客飲酒呼呼鶻日夜不厭或探挈以去亦無所愛惜退而與閭里賤者

遊亦傾身令厭其意士之羇旅困窮不能自託與族姻之不能自贍者傾槖振之不為後日有無計也里人有爭者嘗面折其短人亦不以為忤而卒聽之人愛其如此益附焉為人倜儻好義不事細謹初若豪放不自繩而卒劘理道亦不見其失也晚年始欲棄俗事樂閒曠得唐趙居士東湖近余竹林草堂不數十百步地最幽勝與西湖安成太守讀書齋相對而峙皆山水佳處蒔花竹建亭宇泛舟湖中日夕上下不唯有以自樂實以

待余之往來使忘其老而樂於此也其樂蓋未始有涯而庭珍不幸以紹興十二年臘月一日寢疾終于家壽五十有五娶蕭氏生男一人碩業進士卜明年三月十日葬于縣之翔鸞鄉裏湖之原葬之日里落族姻思之請余誌其事余亦欲記卒葬之年月于墓故為之誌兄王某書

故弟德莊墓誌

余幼弟庭瑋字德莊夙敏慧涉獵書傳百家之學試藝

不得志從余隱於盧溪之上築室號清隱堂旁建金蘭館聚書延四方儒者其居在窮僻陋巷之中不干預人事開竹徑通草堂從余彷徉未嘗不移日也享年五十有一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清隱子男三人初娶劉氏生傾再娶髙氏生顒顗皆業儒女三人長適進士劉可行次適承信郎劉諫季尚幼庭瑋性孝友工書有楷法風神瓌秀脩眉長髯絕類秦少游死之日畫工貌不能似有以少游像置靈座遂逼真余乃哭其像

而誌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安福縣翔鸞鄉裏湖之原盧溪真逸王某書

劉氏二婦墓誌銘

盧溪居士王某之妻劉氏同縣鄉貢進士諱瑗之女卒於紹興十三年閏四月三日壽六十有六一子名晌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居士弟庭璋亦娶劉氏同居之女以紹興十四年六月十日卒壽五十有九父諱咸制亦嘗貢于禮部二子曰頡曰頔一女嫁承信郎劉庭堅劉故

於安咸為望姓二父皆高才碩學名動場屋故二女幼孤皆習知禮義及笄而歸于我家余兄弟方遊郡學貢于京師幼弟未娶所以奉吾父母恪治閨屏甚肅使吾父母無晨昏憂而余因得優游取官以歸榮其親二婦默有相焉先君子歿僅四十年余兄弟無異殖亦二婦恭儉和柔職餚爨於內以佐之耳自為女至於為婦以至舅姑歿數十年飲食笑語相煖熱無一日廢也內外族親畏而伺之卒不見纖芥形於色豈釋氏所謂宿因

同於彼處沒而來生此耶故其終也復相繼而逝余妻先一年死後一年仲婦亦臥疾時家人有夢遊石屋山二婦獨留不返缺日者卜地閱其圖當容湖石屋之旁豈偶然哉居士乃以紹興甲子十月乙酉舉二柩合葬而銘之曰

其生也二女同居及其長而有歸也又相為姒以相其夫故其終也掩為一壚前瞻石屋旁臨容湖山蒼水清宜卜此乎

故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世為吉水著姓曾祖宗舜祖諴之父楙俱為儒生隱居田里夫人幼從父兄學通句讀曉大槩稍長因觀古烈女傳輒能誦說始末謂其父曰今之為士而知名節者尚少古之婦人操履乃如此其節凛凛與秋霜爭嚴可不畏慕之哉廬陵段公承議州里名儒聞而聘之於是夫人年二十有五歸于段氏為承議公之孫婦諱永字偉長之妻夫人性恭慎自髫丱時鄉黨稱其

孝其歸於段氏也奉舅姑如事其父母時不少異也舅既亡姑老矣閫內事悉夫人任之凡婦事之所宜職者靡有闕也段氏世以清苦立門戶子弟不務殖財唯心醉舌耕乎六藝之文由場屋以取世資其效迂而多遲以故段氏未達者常貧夫人獨能安於貧而樂為勤儉自刻削不以滫瀡之養責其子而縱之使學至鬻笄髮閒物買書以延師友此其志大而所蘄不在於歲月之間也可不謂之賢哉紹興二十一年閏四月十七日以

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後二年四月庚申葬于吉水縣中鵠鄉北坑之原一子曰諤妙齡已預鄉薦夫人幸及見之而恨不及見其成爾諤今才譽益進他日必顯榮以為夫人積善之報二女長適進士李大圭次在室嗟夫余嘗及識諤之大父行又與其犀從諸叔遊故知段氏為詳今偉長以夫人之狀幷其弟世榮之書不遠數千里至夜郎求余銘可不為之銘哉故為銘曰

古哲婦節磊砢能慕之自髫髻身雖不豐後必夥我作

如是銘其誰曰不可

故劉君德章墓誌銘

君諱璪字德章姓劉氏其上世居金陵唐末五代江南之亂舉族遷于吉州分為三派一居永新之中村劉楚公家是也一居安福之下村一居太和之上村又名九洲君之祖高曾以來自九洲徙居安福今為安福人曾祖廸祖仕先父良軻皆隱居不仕君幼敏悟博學善屬文尤邃於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旨時方興三舍君在

州縣學月試常占魁選舍法既罷君不喜為偶儷之文掉鞅舉場輒見黜自知力與命不諧不復進取會故人李君尚義負高才而仕未顯襄漢方用兵大帥解潛知其名招至幕府尚義約君同往潛一見知其有材可用奏辟令監襄陽府中廬陵酒稅以試其材將有以用之也命未下而大帥改移干戈尚擾君亦罷歸不復出日從余林間為杖屨之遊是時敵計稍窮一二大將方勇銳欲奮而擊之秦檜忽自金軍竄歸力主和議權傾天

下舉朝鈐口畏而和之今侍讀胡公時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檜中外大悅喜聞直言胡公後得罪貶新州余作送行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之句蓋指檜也里中有寒乞子妄意炙手權門訐其詩于朝仍以他事掛德章之名于牒中德章無罪有司文致其牘致德章亦貶居臨江軍當年遇赦即歸余初得罪時天子不忍誅止竄居夜郎郡凡八年而獲自便既歸及境而聞訐者病浸劇方欲遣人問無恙未數日而訐死矣德章迎我

於郊外握手道平生一笑如舊不復以清江事寘懷人謂德章真高義磊落人也惜乎不見用以顯其所藴君娶邑中名族歐陽氏子男二人長允懷因軍興補將仕郎次允恊積學業進士孫男六人之洋之澥之洌之洙之溶之湜曽孫一人曰驥君於乾道四年四月二十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三將以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翔鸞鄉思義塘之東前常寧令李誦以余與君雅故而知君之詳作行狀與其孤來乞銘不可辭也銘曰

我君平生從我杖屨請書屬文自幼敏悟我遭讒言莫
能辯數一時小人蠭團蟻附君獨不然終始出處日前
相逢一笑如故鏡君大節以寘于墓

盧溪文集卷四十六

盧溪文集卷四十七　　宋　王庭珪　撰

行狀

故校書郎曹公行狀

君諱崇之字唐老姓曹氏曹本出於黄帝之苗裔其後封於曹又封於邾皆以曹為姓君之高祖諱霸陞以勇略從太宗平河東有功官至瀛州團練使因家于東京至君之考司勲始遷于鄭今為鄭州管城縣人累世皆

右職而仕不大顯司勲諱輔字子方幼警悟歎先世嘗有功於用武之時雖祿世於家仕於朝者不絶而天下承平久謀臣猛將無所用其武獨感激讀書欲以文儒起身旣登進士第復以文章名譽顯于一時唐老在髫齔時見其父以文章從東坡山谷遊名聲籍甚亦感悟讀書不數年學問益進佘崇寧初以里選貢于辟廱補上舍升入太學遇唐老太學舊人共窻席爲筆硯之友二年時三舍法初行宰相欲變文章禁錮元祐之學專

用莊老字說談性命說虛無習為骫骳之文而唐老闕

放不鏤目雕無所顧忌其淵源家學不闕

氣骨以故試輒不偶諸公博士見而惜之呼而語之曰

子之文博辯雄偉非不美也柰不合今之法度今之程

文出入諸史或誤用東坡公一句即謂之不純正有司

雖愛其文而棄不敢取子急於奉親宜少變其體以就

今之繩尺則有司何敢棄也唐老曰此文不難作也因

勉為之果頻中優等大觀三年遂登進士第調延安府

司理叅軍循從事郎秦州司工曹事改差寧州司工曹事又改環慶路安撫使司管幹公事為耀州美原縣令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耀州白水縣轉奉議郎知真定府元氏縣宣和三年知西京永安軍使轉承議郎通判湖州改差之火山軍又除校書郎宣和七年七月十九日感疾而終享年四十有四是歲敵犯京洛殯其柩於鄭州開元寺泗州院君娶李氏封孺人男四人長曰承祖武功郎曰光祖保義郎曰德祖義祖未仕女二人長適

進士魏仕宗次在室孫男七人君平生喜為謌詩清詞秀句類其父方除館職駸駸將履亨途不幸壽止於此不獲顯用於時在延安時兼管防城修戰具知美原自進築鎮安城等朝廷嘉之已議推賞適兵戈猝起其子光祖等皆奔竄不能叙理其平生所為文亦多散失惟東西晉蒙求宣和間嘗刋行於世某與君有同舍之舊而契相好略知其大槩偶遇光祖於江西能言其家世及歷官始末慮愈久而遂失其傳請余狀其事故略叙

其所知者如此

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閣向公行狀

公諱子㦤字宣卿世為開封人自四世祖文簡公相章聖皇帝其後蕃衍浸以盛大世有聞人曾祖傳正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太尉祖綬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父宗琦故任大中大夫致仕贈少師妣夏侯氏贈魏國夫人所生母王氏贈恭人公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辯常欲折其坐

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之爭也蓋其剛毅之氣出於天性以故與世多不諧雖屢抑退而終不自悔也初入國子學遇三舍法與累試入等已校定當升補政和六年再從伯永嘉郡王宗良遇郊祀恩任公為登仕郎七年為華州司兵曹事宣和初朝廷新復幽燕其地經契丹之亂饋餉不繼自涿至雄霸以縣令丞部農夫挽中州之粟實不毛之地挽不如期者以誤軍期論先是涿縣累政以運夫亡逸失期委印綬而去時大漕陳公亨

伯吕公頤浩皆知公之材以為涿縣丞既至究知前弊調役不均乃以户口高下均定所役之數衆服其平允使部伍相為保無一人逸者以餽運不乏循從事郎又以新選到任循儒林郎少師以公在極邊為憂令丐罷涿以武臣為州類出童貫門恃勢不法公每以職事面爭不少屈頗恚恨逮公解去沮格邊賞不為批書公委之而去會部使者適至函令書印馳介送公宣和六年轉宣教郎為中山司錄事七年冬金人犯東京朝廷以

种師道宣撫京畿河北河東路辟公為幹辦靖康元年
淵聖皇帝覃恩轉通直郎六月丁少師憂少師晚年不
樂處京師市第于宛邱未及徙居而少師捐館是歲金
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陳建炎二年敵侵陳蔡公
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人借留于朝而朝廷已别
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金人圍陳忠毅公誓以死守
先遣公走京師求援于留守宗澤公見澤無出師意急
歸而城已破忠毅公罵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死之公

亦喪其外姑與一男一女乃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葬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攜挾南渡流寓江淮間大帥復除通判均州道梗不能赴建炎三年江淮兩淛制置使呂公素知其材適真州經殘破官吏皆逃亡召公語之曰此州非公莫能辦即以便宜委公攝真州事有范瓊潰將郭吉屯駐為姦利屢欲叛去公方之任艤舟城下人無知者公遣人呼阜吏問州治所吏對以吉暴横必為亂乞且寄治舟中為緩急計公叱之馳馬徑造州

宅官吏稍集然百事廢弛財用乏絶卒伍縱逸不復歸營公揭牓招之得數百輩有司以無供給為憂公謂真州平時富商大賈所聚酒貨最為繁夥意務場庇礫之下必有宿藏令人斸之人或竊笑果得酒百餘斛一郡以為神公乃張席為屋高其直以沽郡人累月不知酒味來飲者如市路傍始有醉人公又遣吏市麴米於他郡塩醞釀課利塩爭羨而發運轉運猶謂公弗戢私醞公乃先治沿江二漕兵梢列肆私沽者二漕雖愧恨而

不敢復言公所至多忤監司者皆此類也視事纔幾月而財用沛然收貯官錢以千計至七十萬不以一毫取於民諸邑向之郭吉者初畏公威而不敢逞至是見府藏充盈輒萌異意郡人咸知之竄入他邑忽一日吉與其二屬擐甲冑張弓露刃直趨庭公危坐廳事敕候兵持劒立屏後戒之曰聞呼即出吉既至公厲聲逆謂之曰爾欲殺我匹夫力耳何用衆為此頸吾自斷之呼候兵出授劒吉氣沮錯愕急抱持劒者曰初無是心特擢兵

以娛公耳公曰一州人皆知爾欲殺太守今獨有持吾檄以耀兵爲解招回散亡百姓不然恐爾頭顱亦不能保矣吉遜謝即用公言乞檄以去事定朝論偉之會駕幸鎮江公以隣郡守臣當赴在所奏事呂公因薦公賜對勞問甚久將欲大用未果寵以直秘閣還郡且令郭吉隸杜充命公帶淮南東路兵馬都監管内安撫冬十一月金復南侵建康失守公退保沙南以偽檄繳奏召令赴在所奏事未到有旨謂公與其餘守臣棄城事體

不同降一官與知州軍差遣建炎四年三月也即以公知江陰軍專一主管水軍防託事公從傳還過明州金人初退郡方闕守即改知州明年兼管内安撫使公自遭兗邸家禍忠毅公有子沇為給事胡公安國壻從寓湖南不知存亡丐守道州從之兼湖東兵馬都監節制管内軍馬公從兄子諲方帥潭待次間欲往依焉闗曹友孔彦周相繼以長沙叛李成羣盜跨江西數郡為亂紹興元年春丞相朱公以都督恭行天討檄公權督府

參議官時洪久闕帥丞相以公兼攝之張俊以招討使
聽呂丞相節制戍鄱陽至是輒擅徙豫章豫章新遭金
人蹂踐倉庾府庫一空而俊軍號數十萬支用不貲漕司
皆被事委去悉以屬公公會僚屬議所以應辦皆欲下
諸邑科斂於民公曰大軍壓境張喙待食諸邑能指期
集耶因訪得負郭大姓平時兼并積而不散者呼而諭
之曰汝家所蓄賊至能保乎今官軍至賊不能犯公私
皆賴焉汝能輟不可守之財以貸于官期兩月執券取

償一毫不汝欺也大姓欣然從之又有巨商為金人所害其妻失所昔時駔儈受其貨者咸諱匿之公究得其實悉以歸媪媪拜謝願分助縣官旬日間不擾其民而軍須頻足俊既至公告之曰吾州井邑邱墟戍兵朝入則居民夕避無市肆則卒伍亦無聊城東有浮屠屋數處兼廢屋數百區可以駐師公能戢士伍我當招集市區與相交易軍民兩便俊大怒刲牘于朝以公沮軍不能入城亦不用公言而徑自入城矣朝廷察知俊之言

不然而公敢抗之兩置勿問未幾軍士所處不便卒如
公言徙于城東丞相奏公即真適朝廷已除授不報以
賞轉奉議郎冬十月公之道州湖東自經李成孔彥周
焚刼獨道界於二廣偶得免一時號為全盛兩轉運刑
獄鹽香使皆聚此州道實小州不能堪公始革去倉廩
受納積弊罷麴引醋息牛稅等錢以寬民力盡收禁軍
之遣令在諸司當直者提刑周隨亨占江華縣治別募
兵四百所支給一取足於江華公以狀乞移按他郡罷

募兵撥還侵用諸司錙穀提刑頗怨憾提盬䕫公度先欲於本州置司公力陳其不便爭止之公罷博易場監官以冗費擾民而公度堅俾復之不從故部使者皆切齒惡其與己敵既而戍兵至安仁刼帥入其營縱兵四掠勢逼道州衆咸欲遠避公曰守臣出境則境内先自亂不如申朝廷宣撫司移治錦田寨百姓從之皆獲免戍兵至卒無所得賊雖以偏裨之禮奉帥于道州而實不遜也會朝廷有旨令戍赴行在所久之乃解去帥亦得

自便提刑提舉挾前憾共劾公逼逐監司又誣奏公激李成軍變降一官落職放罷是時胡公安國自湖東赴西掖講筵之召目覩其事以書抵時宰訟公之寃反覆甚明終不能用公知道之不可行也胡公亦自瑣闥出乃相從隱居衡嶽山中讀書授左氏春秋學貧甚始丐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叙轉右承議郎五年以祀明堂恩復直秘閣右相張公浚以都督平湖寇薦公守衡州是歲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臣齎金糴於

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道路之費量其價列糴于通衢每升為錢二十饑民賴得賤米所活不可勝計提刑司姦吏董璋湖南大蠧人莫能訐公捕鞫得其贓流之嶺南湘人欣快以故諸司皆不悅謀欲去之公亦自知不得行其志丐罷而報未下諸司與帥臣共劾公數事皆出于誣也六年正月復拜宫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于提刑司願舉留鼓為之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出廵以避之逮公戒塗日闔城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

世風俗為文具備禮而已始知古之良吏所謂攀轅臥
轍者不然亦近世所未有也公既行得報洛職罷宮觀
用諸司誣奏也是年轉右朝奉郎八年轉右朝散郎公
銜冤自訟久不獲伸至於始被旨差官體究元按發五
事並無一實御史亦上章極論公剛直明敏不畏强禦
奉法守正不容於監司內外朋比而攻之奉聖旨與改
正尋復直秘閣提點荊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
建祠于東城青草寺侍郎胡公寅為記鐫石于傍并刻

御史章於碑陰至今存焉皆公出後所立非有使之者十年春赴湖北先聲入境時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産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公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公按部所至立大牓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會總領曾慥與薛弼素不

悅於公慥以職事誣奏而𢠵方為左司表裏附會公遂
放罷乃具奏陳而都司再行批擬又特落職復歸衡嶽
之下與侍郎胡公寅諫院韓公璜為方外之遊不復有
仕進意十一年以貧甚請祠祿自是十九年間四領宮
祠十二年轉右奉朝大夫十四年劉昉帥潭秦檜方用
事昉欲羅織士大夫之不附檜者以進身偶富人訴公
弟子卒由事昉遂曲致其詞并及於公坐此貶三官遷
居衡陽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以處手抄諸

書尤喜觀曾論取諸家之善為集義以已見繫于後今行于世胡公明仲嘗過伊山名其所居曰有裕堂仍為之記十七年敘復右朝奉大夫十九年轉右朝散大夫二十三年轉右朝請大夫秦氏久專國柄放逐善類無復還期暨檜死公方辯湖北之罷潭州之劾久抑不伸朝廷知其冤悉從改正二十八年冬復起知道州父老兒童走迎境上咸喜曰我舊使君也到任半年復舊職改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

都總管未抵治所而御史復彈公乞落所復職罷免公歸舊隱始築第于衡陽之湖東三十里徙居焉三十一年再請祠三十二年轉右奉直大夫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時淮上方用兵隆興元年以饋餉功復職名繼兼江淮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夏四月都督張魏公出師破靈壁虹縣下符離勢如破竹會大將失律不能深入魏公駐維揚公乞還司因得病丐解職言者以為避事二年春復奉祠病再作戒子姪函上納祿之請無與小人

藉口乾道元年守本官致仕八月朔丁丑命道士建醮
公精爽不亂醮罷熟寐如平常旦遂不起實初二日也
享年六十有九公娶郭氏儒林郎瑗之女先公三十五
年卒累贈恭人男二人澥見任右奉議郎前知潭州安
化縣以公病乞侍養漙方五歲女三人長適右奉議郎
新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范撥次適右奉議郎
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黄談幼適將仕郎新
定擬柳州司理叅軍侯宦孫男五人士克士允士充士

光士元皆未仕孫女四人長適左廸功郎新臨江軍司戶叅軍宋剛仲餘尚幼自宛邱之禍宗緒飄零公招集兄弟之子與同席飲食教撫如己出而無擇焉公買田業分給之推其子已授官與其猶子澐請於朝特旨從之立其兄儒林公之後而官其子濯忠毅洎武功有子曰瀛曰沇皆不樂從官乃各官其一孫曰士永士行其篤於宗族出於誠心世所稀有也捐館之日一子五孫皆白丁人謂公其必有大於後乎平生好論人物無所

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嘗與胡文定公談當世士大夫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也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若是乎文定既殁檜姦邪日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侍先君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公初以直道不容於是晚年公議方出聖恩盡與改正將漕江右從張魏公轉餉北征幾時趨功名之會不幸魏公遭讒而公亦以病去豈非命歟其孤

以乾道元年十月甲寅葬公於衡陽縣政義鄉高塘之原自洪州西山遷恭人畢氏之柩而合葬焉某從公遊僅四十年所得皆事實故錄以為行狀以俟世之君子鴻文大筆敘而銘之

盧溪文集卷四十七

盧溪文集卷四十八

宋 王庭珪 撰

題跋

跋黄嗣深所藏宣和御筆

徽宗皇帝宸翰宣和以前京師貴人皆得寳而藏之靖康中清都九關虎豹失呵護當時御槀往往自禁中墜落人間斷紙𢈔墨粲然猶新名卿大臣識而秘之以遺子孫為無窮之榮耀紹興丙寅三月望日臣王某謹書

跋蕭岳英家黄魯直書

山谷至黔字書一變嘗自言元祐以前字後字中無筆東坡亦云山谷老人亦爇道舟中觀長年撥棹乃覺稍進蓋是時經巫峽上瞿塘驚湍急流岸上羣峰壁立銀濤雪浪出高灘數百仞從空而下奇險萬變故此老暮年筆力有三峽倒流之勢隆興元年九月五日盧溪王某書

書漢武帝故事後

漢武帝故事班周撰劉偉明跋以周為成哀間人又以故事中言迎神君說鬼神事疑後人託為之余觀漢書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長陵女子神君之說及李少君文成五利相綴以鬼神方見上能使物却老夜致王夫人及竇鬼之貌其事異甚既久言方者亦衰天子始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猶羈縻弗絕冀遇其真則武帝之庸陋溺於怪物始終不移二史可以槩見偉明何為而疑之且其文雄深簡古類西漢書非班固不能作

也固父彪在西京時已好述作採前史遺事其閒指成帝元延年號謂之今上者亦當時所記之語如此意班固纘其父書踵而成之後人流傳誤寫固作周爾設或成哀閒别有班周能為此書其人必暴耀於當時而決不泯絶於世曷為姓名不少見於他書而古今學者未嘗道哉

跋錢勝夫蘭亭序後

世所傳蘭亭脩禊序本多不同其真本世既莫見而士

大夫所有皆唐供奉官數人所摸雖字畫肥瘦各異而皆有奇處或作斷石文以為斷地得之然未易以此論優劣也錢勝夫此本刻畫未甚訛蓋其先文僖公時所藏數十百年前物也序尾有題唐貞觀中石本字者實文僖之筆猶可想其風采明珠大貝不蓄於蓬蓽之家考其所藏其來甚遠非近世轉相摸者盧溪王某書

跋向文剛蘭亭序後

蘭亭真本一入昭陵世不復見太宗嘗賜諸王近臣已

非其真皆當時供奉韓道政數人所臨故其摸傳於世者本多不同山谷老人獨取定武本謂髣髴古人筆意山谷書法妙一世其論必精前一本向文剛得之故相吕申公家未經大盜兵火時尚有前賢題跋則知其為定武本不謬今數刻並存而此本偉然絶出覽者可以自得之

跋圓覺經後

佛與凡夫皆具圓覺而凡夫未嘗圓覺以語言文字求

圓覺則三藏十二部說不能了況裴相公圭峯老序注其言已繁我若更下一語則屋下架屋牀上安牀愈無益矣若一心虛明不假修證圓覺自現入於神通大光明藏至是言語道斷佛亦不能說也吾姪孫昌朝印施此經其發心必有所願汝唯不忘是念其報必豐圓覺不圓覺吾亦不能知也

跋李及甫帖

軍興東南窘甚二千石惟足餽餉餙廚傳則不乏吾事

而愛民之政一切不敢為以故鮮有良吏見稱于時者舊聞龍閣李及甫在信州鯁亮廉介不為豐侈以攫賔客之譽賦無横歛而漕粟亦魚貫于中都能以是獨立於今世士大夫之間其聲藹然行于四方豈不難哉因觀趙逢源所收信州帖亦可以槩見輒用所聞於人者書于後

書傳道集後

世傳呂先生受道於鍾離先生有傳道集其書秘世或

罕見近歲轉相傳寫往往人皆有之而不甚寶惜字多
駁謬烏焉成馬者俗莫能辯因借此本於清真道士楊
應存受其字小楷可觀為竄定百餘處尚有闕誤可疑
者不敢私意改之以俟後人是正余特哀夫蓬心蒿目
者之遠於道也蓋道不遠人讀此書則知道之在我而
已紹興癸亥中元日盧溪真逸書

題華嚴寺壁

建炎庚戌之亂避地東村尋西泉故基跡樵徑步飛岑

立巖嶂十數重至華嚴寺松風滿天泉鳴屋下使人襟袂飄飄如遊衡嶽廬阜之間寺僧挈泉煮茗延客終日談出世間事蓋不知海内之亂也然我輩因海内之亂乃能窮極幽峻得此塵外奇絶之遊同遊者某人正月日王某書

書鴿湖寺壁 時十二月五日也

建炎三年寇犯安成王某劉英臣挈家避亂于鴿湖山中層巒疊巘上干青霄晝夜水聲潺湲不絶如在秦人

洞中不知有鉦鼓之聲乃覺此身真風塵物表也

跋大年畫

大年貴公子也而喜作江湖山林人物窠窟畫平林遠水鳧雁晚景使人一見如行江南斷岸水落石出沙鳥容與波上若欲驚起此豈規規積水墨所能至邪世言大年得王摩詰李思訓江都王之典刑故無畫工氣信哉

跋劉伯山詩

劉伯山詩調清美不減其父升卿其源流皆出於江西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絶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罕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伯山方少年如駿馬駒日欲度驊騮前異時於江西社中横出一枝為魯直拈一瓣香可乎

跋梁養源心經解義

經凡有呪皆諸天隱韻之音欲護清淨呵不祥則持之

而其句讀則非世間言語及有思惟心所能測存而勿論可也昔人注心經至揭諦等字皆鑿出己意爲之解釋嘗竊疑之及觀習居士解義鉤深索隱如下巨海取驪龍之珠破頑石出良玉示人而人人各獲其所寳至於說處則歸諸秘密而不說惟不說乃眞解佛所說者耶年月日盧溪王某書

跋程子山詩後時己卯四月望日寓廬陵郡齋書

余與程子山侍講俱爲夜郎逐客紹興丙子春同歸自

酉陽下壺頭經桃源出鬼門關艱寓于武陵出此數詩已而子山還蜀余歸江南不復相聞不知胡彦卿何以得此詩軸皆子山真蹟也覽之驚惋想見其人不可復得

盧溪文集卷四十八

盧溪文集卷四十九

宋 王庭珪 撰

題跋

跋黄給事行狀槀

山谷先生文章震耀天下墨翰以石刻傳者遍九州而其真蹟槩見於世者鮮矣雙井黄子下家藏山谷所作乃祖給事公行狀槀亡慮四千字落落如明珠大貝自然可貴方作文時無意墨翰畦畛間故能如是唐顔魯

公字亦多矣而論坐位書藁尤竒亦取其自然韻出意外爾

跋彭大博家傳

彭孟舒與祥符天禧以來名臣皆擅聲一時而官止於太常博士余嘗慮浸久而逸其傳孟舒遂泯而無聞其裔孫德宣出胡英彦所作家傳髣髴其平生庶幾可以備異時史官之採擇則孟舒為不泯矣

書黄山吳道人墨　已有呂辯老胡藏之題

離亂以來徂徠易水皆斗絕一隅比年供堂及士大夫所用惟黃山墨爾吳道人所携亦黃山之佳者呂辯老胡藏之皆工書蓄奇墨藏否當不妄

跋趙孝穆帖 崇寧間約閭丘宮教飯其孫以遺趙從季孝穆孫也

陳孟公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為榮良史書之孝穆公在先朝時貴公子也自折簡邀客客寶之閱三世而猶在客豈以是報一飯之恩蓋以公子聲名貴重天下而然爾既而以遺其孫從季從季好學工文能世其家者也

故客卒不能有而復還璧於趙豈偶然哉

跋錢希白上宰相啓

錢希白自吳越入朝折節學問晩以能文章入翰苑當楊劉力變文體號曰西崑學者病之唯希白博古能逐追其閒方投時相啓求識擢時年尚少詞雖博贍猶餘五季文轍然不蹈襲陳言至崑體亦出自然知變而冠絶于時非才大莫能然也

跋二蘇帖

兩蘇公醉墨斷藁不自愛惜求者輒與往時士大夫家多有之近歲有力者喜奪人所好藏書者至不敢示人趙從季所藏甚富何以能然蓋所謂廉者不求貪者不與能如是所以存久也年月日王某書

跋黃魯直帖

東坡先生嘗言山谷老人來棘道觀長年撥棹乃覺稍進山谷自論亦然此帖真山谷書非不秀偉要是元祐以前作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待客意不在酒食客方入朝為諫院官折節呼為長者蓋臨别贈言使以直道侍天子之側勿阿諛權貴私其喜怒爾此長者之道也

跋楚老帖

佛固不可求會處豈容説苦作如是言為誰略饒舌乾道乙酉冬至日書

跋劉美中書李氏先墳連理木

為士而孝於其親固未足以驚世絶俗而李氏之孝若能動造化至為之熏蒸草木出瑞物以錫之何哉豈近世孝子之道衰雖為士者或有愧於斯天乃表其異而張之耶翰苑劉美中嘗推本瑞應為之說而邑令尹又喜其在境内而褒寵之將見鄉邑之間皆相率而為孝雖閭巷刺草之民能持一縣以自顯而風俗大變或自李氏云

跋黄秀才詠史詩

士窮不極必不能奮厲以奇自出而力傳於世柳子厚少年時名未大振一附王叔文遂陷於不義既廢斥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窮愁困頓能自力為文辭以求別於衆人而其名卒顯焉分宜黄秀才昔嘗蹈艱險幾危而僅脫由是感激閉戶讀書忘寢食不數年作詠史詩至四百篇貫穿古今上下數千載閒事跡粲然夫能如是可以昌其身而無愧於人况駸駸未已欲破萬里道爭先而疾馳未可量也

題珪粹中偈後

珪粹中嘗有詩送余鄉人彭青老兼以見寄且叙云爲畀時蓮社之依其詩葢從三摩鉢底來不假雕鎸而放逸自在每恨未識其面而粹中順寂圓無住攜所得粹中偈相示有感於斯人遂取昔年送青老詩題其後以示圓當與此老更結三生蓮社爾芒鞋竹杖西出關行盡千山與萬山黄塵烏帽不埋没丹霞選佛非選官請君擡起幞頭脚向上猶有二四著再拜更問王老師老

師規模難摸索此粹中詩也紹興己卯二月五日書

跋謝仲振所藏秀王帖　時乾道六年端午日書

國朝以來士以職事相交承者謂之交代契義之重至累世猶敦宿好近時貴顯者或忽略此事其風寖微秀王天人也應典册啓國封為真王初筮仕時與開封謝仲振為代於淮陽軍幕中厥後或以事至東都必先尋訪叙舊故接慇勤通書必親灑墨英風義氣表表出常情之外使人歎仰仲振今為右奉直大夫以祠禄居江

西藏此書以示子孫為家寶也

跋趙從季所藏吳傳朋千字文

世傳吳傳朋書一筆盡一行不斷目曰遊絲書今觀此千文殊不然始知得名之誤也東坡云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信虛得名耳東坡取其鄙象之不類特表而出之人莫悟爾余於遊絲亦然蓋善書者隨手萬變安可指一物而求盡其妙趙從季親得此本於傳朋亦其晚年筆力縱横得意時書者也

跋靈樞經

靈樞十卷扁鵲注其書多論脉而中有衛生之經說虛皇九真陰陽之精皆出天地之外非凡目所見也侯大淵示余此書讀之灑然益知金丹果可作而不復自疑者蓋探出扁鵲之肺腑而取證焉耳大淵切脉論病出人意表其亦有得於斯歟唯字多脫誤不敢以私意竄定為題其後而歸之

書李仲孫程文

士失志於舉場不自振拔往往窮悴齟齬喪其英氣予少年時已聞李仲孫善屬文論辯俊偉氣豪邁獨婆娑連蹇於場屋中今年秋復不中選覽其程文詞鋒森然停蓄雅健縱横磅礴豪邁之氣不減昔時非胸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能若是乎竊意仲孫平生蓄藴終必為世用異時或不由場屋以顯則當如嚴助朱買臣田千秋馬周輩起徒步逆旅之中言天下事發其精煒以震耀于時必有竦動而觀者豈有司私 闕

盧溪文集卷四十九

盧溪文集卷五十

宋　王庭珪　撰

題跋

跋盧贊元題惜春亭詩後

公負英偉絶世之姿文章流布海内而此詩乃自衡湘北歸日過其家眞逸堂夢草菴染大字于梁閒至惜春亭復留長句筆墨飛動光照林谷要當使觀者如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文公自潮州還朝後作異時欲譜

公之詩者必有攷於斯

跋王樞密環秀亭詩

王牒趙季成通判江州日作環秀亭於江上今樞密王
公適至而登焉覽山川之勝據上流實襟帶淮甸長江
九派驚湍怒濤頃刻萬變見昔人用兵出奇戰勝之處
濡須赤壁若在牖外默有感發於心賦詩壁間識者知
公有經世志不徒玩景物而已將見敵人不敢復窺江
涘而曰朝廷有人焉豈不美哉

跋顔持約詩

士貿其才詞彩足以驚衆者豈盡濟世之人也哉李太白天人也而失節於永王璘况餘子乎顔持約昔以詩畫擅名京師雖登甲科而卒遭竄逐望嶺南走道出廬陵始尋方外釋子談佛以自解故松菴上人得此詩於隆慶要其詩與字亦不可棄爾

跋曹子方墓誌銘

曹子方起孤生一經蘇黄品題遂以能文章名於世一

時豪士詩人咸慕而稱之余崇寧初與公之幼子唐老同舍于東京太學暇日至其家盡閱蘇黄諸老先生詩文尺牘皆極力推挽以故名益貴唐老後亦登科墓誌叙公之行事獨至此而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然事跡迭見於時賢文集中者後世亦可考也

跋王元勃鳳林橋詩

右史王元勃平生為文章力去陳言逈異常境非醞釀而成者詩篇蓋其餘事然亦未嘗苟作鳳林橋詩尤典

雅發於忠厚其叙安福令韓君朝美之爲橋而見廉平簡易愛民之意有足以激拂當世者夫前世良吏史或逸其行事而班班見之名士之詩者尚多有之韓君之政後世或有攷於此歟

跋黄夢升墓誌銘

余讀歐陽文忠公集已悲南陽主簿黄夢升以文章從公遊而卒不得志以死公嘗稱其文曰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至於諷誦歎息而不已初謂文忠公喜稱道天下

士特以雄文善飾其說題拂之耳至於作銘乃摘取其祭兄子之文以暴耀於世始知夢升之文實奇偉而凡人不能道也然夢升素剛不茍合既失志鬱鬱而諄道於人使不遇文忠公遂泯然不傳於世今得著見於六一文集中後世不磨滅矣四世孫伯思得胡明仲重書誌銘將刻諸石伯思學問賾賾有祖風能任斯事盧溪王某書

跋胡侍郎撰比真觀記

安福圖經舊無此觀獨有遺址在深林窮僻之野亦以
碑刻可攷里中王氏諸豪力請建屋於其上始得今名
而榜之復得侍讀胡公之文以為記碑成龜趺瓘然氣
象雄偉如天球琬琰金鐘大鏞列在東序拭目者改觀
榱桷之華豈止百年無慮其隳墜也萬一千載之下陵
谷變而壑澤不能守此碑或淪棄於頹垣斷塹之間好
事者得之決不泯泯跡其姓氏猶足以誇世耀衆而復
興於寂寞不詔之後然則此碑實為比真不朽之託也

歟

跋蘇養直贈李東老詩

蘇養直清詞麗句為前輩諸老先生之所稱此詩蓋暮年所作李東老嘗挾書冊從之遊而得之他日江西宗派後為養直拈出一瓣香者必子也

書向豐之詩軸後

向豐之自幼能作詩句律便不凡叔父宣卿愛之每遣從余遊余竄夜郎日道出伊山宣卿駭愕與豐之出三

十里下馬流涕而别後二十年見此詩軸於劉夢得家
夢得與豐之雅故尤能誦其詩聽之喜且悲惜其早亡
時人知豐之者尚稀使之少延當更奇麗而名顯於世
矣

書汪聖錫簡後

汪公聖錫自幼名聞於世未弱冠當廷試陳治安之策
以奇材動悟明主擢居第一震耀天下賜名璲稱甚寵
既貴顯與故人書札皆纖鋒細管字小楷而清勁不以

勢貌士真一代偉人也乾道己丑清明日書

跋曾世選三賢論

古之人有負天下之賢而天下翕然師尊之決非偶然者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當世之弊乃能然耳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震耀一時照若日星終古不可掩也金人圍建康守臣大將不戰而降獨楊忠襄為通判如百鍊之鋼不可屈金燕守將于堂上引忠襄于堂下誘以好辭忠襄詬賊不絶于口毅然之氣

至死不折諸失守者垂頭喪氣敵亦駭而退厥後我國家兵威稍震大軍已屯東京金亦畏讋秦檜忽自金舉族以歸力主和議有異議者檜輒害之人皆股栗獨一胡編修上書乞斬檜罷和議方其歷天階攀殿檻陳禍福左右皆震動敵亦知國有人焉俛首聽命不復他言然則二賢者可謂有功於國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其功乃配於禹善乎曾世選以二士合文忠公為三賢論其道一也三賢者皆廬陵人他日有能繪三賢之

像屋而祠之使千載之下亂臣賊子過之者猶縮項而趨可畏而仰哉盧溪王某書

跋趙德全家大年畫

大年作寒江雪鴈不在筆墨畦畛間德全學大年筆法如後騎駸駸欲度驊騮前他日定逼真矣紹興丙寅初伏日觀此畫於德全家故併論德全畫云

題唐興寺壁

後七年美中自翰苑出守漳浦再會于此三日道舊賦

詩談玉堂天上事感今懷昔酒酣氣振躍馬而別甲子十月二十九日民瞻書

跋錢吏部薦舉人詩

國家網羅英材必始於郡國命鄉論秀而升之太守實任其責廬陵多士之域方昇平時掉鞅於舉場者四千人拔其尤而充貢者纔四十五人厥後寖盛而州郡多事止給牒與計吏偕至京師廢罷鹿鳴之禮乾道四年戊子賓興之秋乃遇臨安錢侯吏部綰銅虎適至閱仕

版見峩冠修袂爭鋒而入棘圍者至八千人拔其尤而升者六十八人侯乃修故事舉墜典以鄉飲酒禮設賔主陳俎豆合樂張宴歌鹿鳴之詩叙長少焉太守即席賦詩鄉先生胡侍講周舍人貢首劉懐英等六十八人皆屬和州民者老聚觀以為榮咸稱頌太守之美使此州文物益大張闡真稀闊盛事前所未有不可不書盧溪王某謹跋

書贈墨工戴國和

古之以墨擅名於世者皆止於其身雖其子孫不能究其藝豈其斲輪之妙固有不傳耶潘衡去世未久士大夫家所蓄衡手造者尚多余復何言戴國和法墨實出於潘氏其墨固自可貴特不必以差殊校爾

盧溪文集卷五十

盧溪文集脱藁

宋　王庭珪　撰

送郭仲質教授

雪欲留君君不住散作晴天送君去滄江破臘缺

古詩

題羅巨濟翠波亭

律詩五言

和伍孺安瑞竹

律詩七言

遊仙壇欲登芙蓉峯山元弼賦詩因次其韻

欲結茅齋一兩間芙蓉高處掩柴關人逢好景缺

送劉謌卿赴鄂州司戶

送楊文巘赴松溪主簿

春曉乘舟至豫章城外

送王仙老歸洪州兼懐黃超然提點

送劉世臣赴省試

律詩七言

余寓夜郎嘗約彭士貴他日必相會于瀟湘之

間東歸至長沙果相遇焉士貴思詩次韻奉

贈

江南一夢中覺來說夢已無蹤會尋湘水缺 枕

缺 上逢逐客衣冠尚繿縷故缺 欲下非堅敵試舉

酒兵令

登辰州城樓觀雪

缺

白銀宫斷椽破壁缺宛積玉千頃流

水灣如月半弓江邊寒梅自奇絶何必更畫漁蓑翁

絶句

惜春亭觀酴醾招韓宰

送陳鵬舉入吉州學并序陳鵬舉自嶺南萬里

慕廬陵文物之盛欲遊學焉士或以書來求

先容於學官僕恨闕廣文之名而未識作小

詩送之以呈學官

和答韓宰諸公

晚春

絶句

讀道藏雲笈篇

次韻别向豐之

次韻江伯任見寄

送義宗住小廬山

盧溪文集脫藁

盧溪文集附錄

行實

除國子監主簿誥詞

朕饑渴求賢惟恐不及一介之善罔有遐遺矧吾黄髮之良而朕樂詢者乎爾粹然者儒凛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名對便殿敷奏詳華京秩峻遷姑示褒寵尚展平生之學益思補報之忠

可特授左承奉郎國子監主簿隆興元年八月十四日

除直敷文閣誥詞

勑古之所謂老者不稱其齒而稱其德也齒德俱高誰敢不敬以爾少而力學長而有聞今兹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庶幾古之所謂老者綴內閣之清班賦真祠之腆禄朕之所以敬老者至矣往服華寵益綏壽康可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行狀

周必大子充撰

公姓王氏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十一世祖諒避唐末亂徙居廬陵郡六十里之何山好善樂施人號長者偽吳順義元年龍見所居陂田間有異僧云是將為佛寺公宜北去百里遇三白即止子孫當蕃衍且出文士長者如其言行至安成北之連嶺遇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茆稍前曰小白茆乃家焉李氏保太中龍復見何山遂為龍田寺今金地寺是也公之在母大父夢

赤文亘天既寤生公人知為文字之祥矣元祐間自連嶺徙邑中公時為兒童毅然有成人風年十二三刻志於學晝夜不息弱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舍法取士公一試右諸生何損以對策貶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送之學一日聽公講書歸以大義告損損驚曰後來之儁也明年貢辟雍時方錮史學禁士人說詩公獨與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吟誦自若丁父憂家事一付弟姪居喪盡禮縣榜其里曰清節未幾芝産塋上

木生連理人謂孝友所致大觀間提舉本路學事張公根欲薦以八行公曰此士之常乃以為異耶辭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丞邑大俗樸公擇秀民教以學應書者歲增猾吏文雅善交結脇持横甚前令丞莫敢治公獨發其姦言於郡黥徙之至今父老能道其事也先是湖南田賦不均茶陵尤甚富者受田不受稅以避力役公與令約凡執役者一毫無所需民既不病役徐下令正其賦不悛者沒入之自是產與稅偕而役均

矣丞舊兼造船場有部使者嘗薦公既而詬公役匠造私器公不可且歸其章使者大怒亦會與守倅爭公事遂拂衣去潭帥曾公孝序挽留再三頃之宰掾倪公濤左官來致書顧交且責監司不能容一賢者其為名人所重如此宣和末公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生執經來者屨滿戶外紹興初州賦屬邑修城期會迫遽公語假令黃衡軍興民困城幸堅胡為勞人衡

告太守守大怒將刻衡公謂衡君盍輕一官全民力乎
衡即日解印綬去守聞愧甚爲輟是役趙丞相安撫江
西奇衡薦於朝衡欲拔公固避乃已公雖不仕常懷經
世心事苟宜民必告於當路宣諭劉公大中李公案皆
遣官屬咨訪利病公盡言無隱二公賴之嘗著論二篇
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帥李丞相奇其説未及用而去
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於朝郡守右史王公洋
號儒宗吏師下車首以禮幣邀公虛正堂延訪政事即

學宫聽公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為歌詩紀賔主之兩賢也十二年今敷文閣直學士胡公銓以忠言忤時相謫嶺南親交無敢通問公獨送以詩語竒峻驚人後數年時相知之命帥臣鞫公謗訕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為師武將馬羽攝郡事尤待公厚公謝曰某罪人也將累公羽曰䌛公獲譴其榮多矣吏遣子受業遂登科太上更化許公自便時年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夜分乃寢今上即位有薦公者一見寤合詔

畧曰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項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逾二紀名對便殿敷奏詳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公以年高力求退命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既歸滋以道誼化鄉閭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乾道六年冬再召赴闕固辭上不聽勑守臣備舟車禮遣仍以引道日聞踰年始至對内殿特蠲拜跪禮賜坐勞問

甚寵上欲留公公固乞歸於是制誥有曰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不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其特除直敷文閣復以崇道俸禄之加賜寶香茶絲皆異恩也公蒙犯霜雪往來數千里畧無勞瘁容明年三月巳丑乃得微疾啓手足辭色不亂則其所養可知矣享年九十有三娶同邑劉伯王女前二十八年卒一男頔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詹澹皆世其業孫女二人所著書有盧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

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五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一卷公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國鄉林向公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為必傳公亦不輕示人欲獻公車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曰王君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云自請提禁卒挾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疋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

惟易解鏑筵中卒疑其貸也挈以去他日公歎曰天厄
吾書或謂今藏掾家云子頔卜以十年正月丙午葬公
本縣清化鄉長賦之原使來速行狀將求銘於胡公銓
惟昔伯父暨先君與公同爲政和戊戌進士故知公詳
其再名也必大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熹
王𣌭卿識之乎必大既奏熹出處乃具言公年德文章
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必
大曰斯人蚤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

哀䘮篤悼屈厚加品秩錫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
議之明年公至上命寓直西清蓋侍以御監去朝禮必
大嘗白丞相濟公王某百年故老扶杖造朝意欲掛其
冠神武門丞相能為上言俯聽所請而官其子非美事
歟丞相曰君言是也上必不為老人惜一子官明日又
言之丞相曰决矣已而乃不報夭其或者欲公子孫自
以儒業發聞於世乎敢具列之敬俟筆削謹狀乾道九
年十月望日年家姪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賜紫金魚袋周必大狀

墓誌銘

胡銓邦衡撰

乾道八年歲在壬辰三月己丑盧溪先生王公卒公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十一世祖該㕁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曰何山疆爲善稱長者順義初或見物若龍出於所居田間有僧求其處爲寺保太中所謂龍復見遂名寺曰龍田今金地寺也僧謂長者自此北行百里許遇三白即止後當繁衍有以文鳴者如其言

至安福之北曰連嶺過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茆小
白茆遂家焉曾祖著祖祥父奭皆業儒以氣節聞於鄉
元祐戊辰復徙居邑之南公生時大父夢赤文亘天寤
而公生乃喟然曰僧言其告之矣公為兒時凛然有立
既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三舍法行公一試即為選
首為頖水講書間出新貫聽者環堵時何頡以對策訐
直竄廬陵侍郎郭公孝友受業焉一日聽公講歸以語
頡頡驚異明年貢辟雝方禁史學及元祐學無敢犯者

公獨與其友劉公才邵手不停披劉公後爲學士常德公不忘丁父憂一一如禮撫弟姪人無間言邑榜其里曰清節亡幾何靚堂產瑞芝木連理識者以爲孝友之祥大觀間提舉學事張公根薦公以應八行詔公曰此士之常以鈞爵位豈吾志耶辭不就政和戊戌登進士第調衡州茶陵丞民俗樸陋擇秀民勸以學士皆向化三年間應書者倍蓰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參政不能去公杷其宿負白于郡縣從之舉邑稱快至今六十年

人猶誦之茶陵田稅不均富者田多稅寡以規役公語令凡執役者邑毋得秋毫擾使安于鄉民既不病役田復元稅由是產與稅侔役不煩矣他郡之民以事訴於監司願得公決者相踵丞檇兼造船場憲臺初與薦牘久之欲役船工造家具公却其薦憲掾怒甚適守侔亦不相能拂衣去湖南帥曾公孝序力挽留且欲薦諸朝不屑左司倪公濤方員外置致書願交復責當途不能容一賢者諸司大慚濤盖政和間名士也宣和末公見

禍根已萌葺草堂廬溪之上年未四十棄官却歸教授鄉里執經踵堂者肩摩人不稱其官曰廬溪先生紹興初郡賦工役修城時武夷黄衡攝邑公謂衡勞罷弊之民可乎衡白守守大怒欲械繫衡公曰民苟獲免身屈何傷即棄去守大慚服趙丞相帥江西薦衡衡歸功於公固辭乃止初江西盜作公著論二篇言招安之害李丞相帥洪欲行其言會罷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舉先是劉公大中李公宲相繼宣諭各遣其屬諏以

時政民瘼極言以對二公服膺公未嘗入官府右史王
公洋為州令齎書幣招致且虛其堂館公訪以闕失又
延請學官講習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公常懷憂世
心紹興戊午銓以狂瞽忤時相壬戌秋謫嶺表士皆剌
舌公獨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
奇之句婉孌者告訐詔帥臣沈昭遠鞫治以聞除名竄
夜郎公至人爭迎勞執經踵門者屨滿時忠州刺史馬
羽假守尊以師禮公曰加禮罪人恐與時左羽曰聞先

生之名舊矣獲譴固所願且命其子從學遂中第公歸自夜郎年幾八十觀蠅頭字率夜分乃寢上踐阼初召對劘剴切詔云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名對便殿敷奏詳華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力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乾道庚寅再被名固辭詔郡臣給輿檝趣遣仍具引道日申中臺明年冬始到闕引對免拜賜坐問勞令少留公以老丐還詔云王庭珪年九十餘而

智識未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如故仍賜香茗繒絲士慕其榮公少從鄉先生張公汝明學易晚益悟於理表張公蓋作易索嘗為御史繫蔡氏者漢上先生朱公震瓛林居士向公子諲過草堂談經旨常繼晷見所講易皆降歎文定胡公安國經從亦款留且云公有經濟大畧文章特其餘事爾為作易解序引公不輕以示人欲獻之公車會獄起郡守郭東集其僚議逮公獄掾汪君涓曰王君剛介勇於義若

幅楮招之必來戶掾變色曰彼詆大臣可善待之乎請部卒會巡尉捕之遂行至則排闥突入公談笑就逮公之書纖鐫頗固衆卒疑奇貨挈以去公喟然曰此吾書厄遂不獲傳公土木形骸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斂沮人無賢愚貴賤一待以誠聞人善若已出有為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慚惕自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益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翛然有高舉意溘然而逝享年少衛武公之二嫂同

邑劉伯玉之女前卒男一人頔能稱其家女一人歸將
仕郎彭飛孫男二人曰詹澹皆志學孫女二人有盧溪
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
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
一卷鳳停山叢錄一卷將以淳熙元年正月丙午葬于
安福縣清化鄉長賦之遷頔扶服乞銘銓曰侍郎周公
狀自足傳信不朽焉用冀士之言頔請益虔不懈遂銘
之銓頃于榻前論人物及公云雖老宰相才也蓋用狄梁

公薦張東之語上不以為過公儻無恙殆未易量也嗚呼惜哉銘曰材大而剛志直而方百世之豪抑彊扶弱蒐爾民瘼小試牛刀阜比當路殰其勢距雪虐風饕禮經墓式高止四尺德與山高

周益公賛王盧溪畫像

嘲弄萬象雕琢太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爾頳酡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謂之水盈科蓋風披而文成非日鍛而月

哦後此雖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韓子蒼跋王盧溪題宣和御畫詩

自古正人端士一飯未嘗忘君又況形於歌詠賛美聖德之大者今觀王某所作宣和殿御筆鶺圖詩甚於痛哭觀圖足見憂國愛君之切深至於此爾凌陽韓駒書

胡明仲跋王盧溪盜賊論

王民瞻常以盜賊論獻江西大帥李相公盡得盜賊根柢蹊隧大帥欲用其言而以宮祠去矣時紹興七年也

二十二年虔兵逐刺史閉城以叛平時帶刀執樋立刺史庭下者果響應也雖朝廷遣兵掃滅俱盡而諸將爭上功狀使當時用其策而禍消於冥冥之中則民瞻之言亦無以取録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歎息久之余自嶺南歸聞其事遂取盜賊論題其後紹興丙子孟夏望日武夷胡寅書

謝諤艮齋跋王盧溪手簡

彭君夢協出示盧溪先生舊帖末後語諸甥就學必有

事業意蓋可知今觀夢協氣宇不凡論議合理文筆藻麗志在青雲當不負老先生之觀矣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平興國散史桂山謝諤書

楊文節公誠齋跋王盧溪手簡

盧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闕二沈共意出力擠先生以榮元勲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未幾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人日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

彭夢協云

李子賢跋王盧溪手簡

盧溪王先生天下之士也晚而後遇雖不顯用於時然持正不屈聞者猶能興起於數十年之後比得安成劉君伯深所編文集觀其詞采議論已足以知其胸中之所存彭君夢協於公為外孫家藏有墨蹟乃服夜郎時往來書問言語鄭重字畫端正可以為法矣至其自處謂如東坡先生在黃州時又謂處此泰然無毫髮可慮

之事則又知其所守之定雖困沮無聊而不變也慶元己未冬十月望日廬陵簿領李東子賢書

楊長孺跋王盧溪手簡

歲在乙酉秋八月二十五日大志彭君名靖字安國來訪余示以盧溪先生王公家書十紙與曾祖親家諱安衡字仲平者三與其祖諱飛字凌雲者六與其祖母女百八娘者一皆先生謫居辰州時帖也其辭有云朱守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寄猿皮一番

與何儀作劇歡愉安適無半點羇人遷客之氣者山谷先生謫黔州有家書與天民知命云吾在此甚安所居在南寺摩圍閣閣正對摩圍峯蜀人呼天為圍屋極寬潔瀟灑冬溫夏凉風物似江西寄荔枝二百糖獅六枚藥橙藥橘糖霜三罐與孩兒甜口兒兩先生言動殆晉人所謂將無同者耶想嚚嚚人為之太息敬書其後而歸之于安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書

歐陽玄跋王盧溪手簡

余客族姪秉彝家贅倩彭君益謙出其曾大父夢協所得氷霜翁王盧溪先生復往書札跋者為艮齋謝公誠齋楊公其子伯子藹然前輩風誼見於筆墨盧溪謫所書兩幅尤見居艱險如平東宜與忠簡齊名於百世也

至正壬子十一月二十一日冀郡歐陽玄跋

盧溪文集附録